

吳康明老師 口述歷史(一)



經國號戰機首位試飛官

我是吳康明，民國三十五年初夏生於昆明，當時抗戰勝利不久，家父在昆明空軍基地任職，遂取名「康明」，以茲紀念。

家中有五個小孩，我排行老四，上面有兩個姊姊、一個哥哥，下面有一個妹妹。

原籍重慶，因戰事爆發，舉家隨軍遷往昆明，抗戰勝利後回到重慶。

雖然我的籍貫是重慶，但因家父、家母皆為湖南人，所以我應該也是湖南人，只因當時在重慶辦戶口，便落籍重慶，變成重慶人。

民國三十八年隨家父，跟著政府轉進來臺，還記得當時搭乘的是C-46型運輸機，重慶起飛，虎尾機場落地。對虎尾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片、一大片的甘蔗園，還有載運甘蔗的小火車。記得小時候調皮，還曾經抽取小火車上的甘蔗。後來家父到北部工作，全家便搬住到臺北近郊北投公館路的空軍眷村。

記憶所及，家父原在空軍作戰司令部督察室擔任中校督察官，後來轉任空軍總部人事處眷管組，並在該組退休。由於是空軍眷村的孩子，就讀空軍子弟小學（懷生國中現址），耳目所及都是空軍的人、事、物，又加上哥哥的一位同學，和我們是鄰居，考上空軍幼年學校在臺灣復校的第一期（即幼校第七期），在這樣的生長及教育環境下，很自然的選擇空軍幼年學校就讀，並開始與空軍、飛行結緣逾半世紀。

在那個年代的眷村裡，能進空軍幼校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，但我原以為到幼校不用讀書，結果入學之後才發現，由於幼校生在校時間長，因此



優質教育環境薰陶下，幼校生雖然稚氣未脫，但個個儀態端正、氣宇不凡（後排右一為吳康明）。

在學校的規劃安排下，念的書更多。幼校就讀期間，有許多難忘的回憶，像是嘉義救護隊以及水上機場的飛機落在大鵬灣的風景；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跑步，晨跑過後，席地就坐讀書，讀累了，休息遠望海邊的水母，大的如臉盆，小的比手掌還小，有時興起，乾脆跳下水去抓水母。另外，我對幼校的足球場也是印象深刻，因為幼校的足球場大概是全臺灣、甚至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挖海邊石頭鋪成的場地，上面布滿了牡蠣，雨後白白的一片。我是足球隊的成員，記得當時在幼校踢足球，都只穿條短褲，光著上身，每每摔到地上，後背就被牡蠣劃傷，帶著一條一條鮮紅的傷口去找醫官幫忙上藥。記得一次

，上完藥一個禮拜，又摔了一次，去向醫官報到時，醫官看到我的背傷，忍不住唸道：「你們幼年生真調皮，前一個禮拜才有一個人跟你摔了一個樣。」

幼校還有滿多新奇的事情，其中當然包括幼校生一定要做的三件事，第一，游內海，第二，爬鐵塔，第三，探涵洞，迄今仍印象深刻。

幼校校址前身是日本機場，當時很多地方都被封起來，正值好奇心旺盛階段的我們，對於這些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地方，或者被警告不能去碰的建築，特別有興趣，因此探險涵洞成為所有幼校生共同的特別回憶。

曾聽聞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攻打寬橋的日本座機就是從這些涵洞起飛的，撤退時，日本人為了避免這些涵洞被再度使用，便從外面把閘門炸掉，因此裡頭的水抽不乾。也曾聽聞，涵洞的水只需幾個小時就能抽乾，且起落水上機場的一般陸上飛機都



吳康明的幼校生活豐富多姿，不僅是足球隊的大將，也是鼓號隊的成員。

能在裡頭起降。究竟涵洞的水抽不抽的乾，能不能起降飛機，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，但涵洞探險卻成為我幼校生活的一部分。

幼校的生活可謂無憂無慮，只要把功課讀好、書唸好就行了，但要把書唸好就是一大難關，因為當時幼校的成績要求很嚴格，若是上學期英文不及格、下學期數學不及格就會被淘汰。印象中，我進校的時候有一百多人，上面一期降級下來的大概就有十幾、二十人之多，很多人畢不了業就轉到其他學校就讀，像是在影藝圈有「臺灣綜藝祖師爺」美名之稱的倪敏然，就是我幼校的同期同學，他當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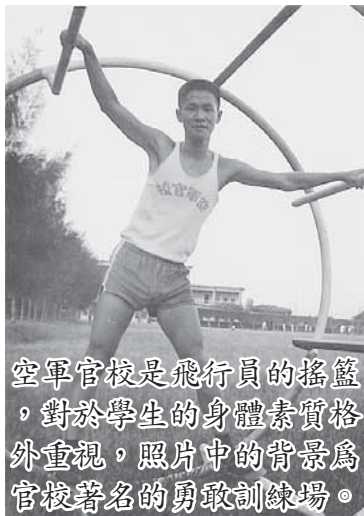


官校同學間感情深厚，照片為吳康明（右二）周末放假期與同學相約徒步健行橫貫公路，於途中合影留念。

就沒畢業。

幼校畢業後，所有畢業生都進入空軍官校就讀。空軍官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學科表現與身體狀況，就我個人經驗而言，身體只要慢慢保養，通常都沒有問題，至於課業成績表現不佳，就會被淘汰，轉到機校或通校就讀，倘若不願意轉校，也可以辦理退學，並依就讀天數按規定折抵兵役。

我讀空軍官校的那一屆，國防部比較強勢，提前一年學飛，也就是讀三年書，第四年開始學飛，畢業後教育部仍發給我們學士文憑。這與現在官校學生必須讀滿四年，畢業任官後，才開始學飛很不一樣，也因此我們經常開玩笑，說自己從二等兵開始做起，一個月領七十五元，扣一扣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因此連看電影也只能走路去看勞軍電影，一毛錢都不用花，真的很克難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空軍官校是飛行員的搖籃，對於學生的身體素質格外重視，照片中的背景為官校著名的勇敢訓練場。